



【見習生 仁】與【拍檔 萊爾】

普通任務1+限定任務1

00

這是關於一個詐欺師的告白。

01

寒假期間，仁接下了一個任務。

那即是至幽默谷調查新的神奇寶貝分布，畢竟過了新年，這裡新增了不少新成員。

不久前的考核仁已經來過一次幽默谷了，對於他來說這個地方沒什麼好害怕的。

儘管他被派來的這個區域真的是陰森過頭了。

02

幽默谷的基地是由一座古老的城堡改建而成的，仁之前有聽說幽默谷原本是王國時期的群島中心，但是為什麼沒落了仁並不知道。

或許有很悲傷的故事藏在這背後，待在這裡的幽靈系神奇寶貝之間一直傳遞著，想找什麼人來說，卻總是嚇走對方。

或許有很危險的故事藏在這背後，待在這裡的毒系神奇寶貝就是兇手，他們不希望任何人知曉，也如願以償的嚇走了人。

不管如何，仁還是得調查這個陰森地方的神奇寶貝，況且不管是什麼樣的故事，都對仁來說沒有影響。

他還不太懂恐懼的感覺。

「夜骷髏，還有……」

在飄蕩著濃濃白霧的森林裡，仁絲毫不感害怕的調查著週遭出現的神奇寶貝。

對於這個與眾不同、不會見到他們就逃離的人類，神奇寶貝們大多感到很好奇而向他靠近。

「還有萊爾，不要亂變身……調查錯的話就不好了。」

被點名的百變怪冷笑，將自己的姿態從詛咒娃娃乖乖變回了原來的樣子。

仁已經越來越會拆穿他的謊言了，雖然說他也沒多認真在欺騙就是。

見萊爾聽話了，仁轉頭繼續統計神奇寶貝的數量。

「夜黑魔人、怨影娃娃……」

「萊爾，飄飄球不在這個區域。」

果然，詐欺師沒這麼容易善罷甘休。

03

就在這樣的低級詐欺與拆穿的輪迴下，仁總算是調查完了濃霧森林。

「這樣任務大概就結束了……」

這樣說著，仁的聲音卻越來越小。

「……萊爾、這裡是哪裡？」

由於一直專心於調查神奇寶貝，再加上森林內白霧瀰漫讓人搞不清楚方向，仁陷入了迷路的危機。

而且比起剛才，霧似乎有越來越濃厚的趨勢。

「真傷腦筋……萊爾，你知道往哪邊走嗎？」

萊爾聞言，示意了一個方向。仁點頭，往反方向走去。

——喂喂，有沒有不信任我到這地步啊，雖然我的確不知道應該往哪。

這是萊爾的心聲。

不知道走了多久，白霧一直沒有散開，視線一直都不清晰。仁雖然夜視能力很好，但被遮擋住的東西怎樣都看不見的。

突然，仁發現眼角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接近。

他讓自己的身子正面對那個濃霧中的影子，他覺得那個身影有點眼熟。

過沒多久，影子的真身竄出迷霧，來到仁的面前。

「——是你啊。」

仁的語調不禁染上不明顯的興奮，在他視線內的是之前中級捕獲考核時幫助他的——夢妖魔。夢妖魔的神情看起來不像之前一樣，反而充滿著慌張。

「……夢妖魔？」

雖然有點在意夢妖魔慌張的原因，但仁還是打算先問別的。

「你知道森林的出口在哪裡嗎？」

夢妖魔很快的點頭，不如說點的太多次了，看的出來他真的很慌忙——不，應該說，他是在害怕什麼。

仁沒有多問，叫上萊爾後便跟著夢妖魔往沒有道標的白霧之路邁開步伐。

04

話說回來，上一次仁來的時候，森林裡的霧沒有這麼誇張。至少還不至於完全吞沒視線。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了？仁突然有這樣的想法。

尤其，帶頭在前的夢妖魔的移動速度實在是很快，而且是一種急忙的快。

走了段時間，眼界內終於出現了一片較薄的霧。雖然看不太清楚，但前方的確出現了白色以外的景物。

他們加快腳步，並在幾步後脫出了霧圈。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道山壁，看起來像是某座懸崖的底下。

值得注意的是，山壁上頭被卡著一面圓形鏡子。

仁本來想向前調查一下那面鏡子，但在那之前他注意到夢妖魔的樣子顯得相當不對勁。

夢妖魔仿佛是見到什麼比自己還要嚇人的事物，愣在原地。

「夢妖魔？」

仁出聲輕喚，但夢妖魔第一時間沒有回應。

在仁肩上的萊爾露出了不以為然的表情，然後變成了另一隻夢妖魔，飄到前面去調查鏡子。

仁很疑惑夢妖魔到底是被什麼怔住了，順著夢妖魔視線望去，依然是那面鏡子。

雖然感覺會讓夢妖魔嚇到的東西應該不簡單，但萊爾已經到前面去探勘了所以仁索性開始嘗試叫回夢妖魔的意識。

「夢妖魔、夢妖魔——」

幸運的是夢妖魔很快就回過神了。

在夢妖魔回魂的那一剎那，他大驚失色，很快的旋過身並推擠仁，像是要他快點離開。

「怎麼了？」

完全不清楚事情狀況加上情緒起伏淡薄讓仁並不感到慌忙，他停在原地沒給夢妖魔推走。

不過他仔細一看夢妖魔的表情讓他覺得真的是不妙的事。

——快走！

好像強烈的可以聽到夢妖魔的呼叫。

「等等、我去找萊爾。」

說完，仁先跑開夢妖魔，並往剛剛那面鏡子走去，打算叫回那個詐欺犯。

走近後，仁才得以看到那面鏡子的全貌。

鏡子被鑲著圓形木框，看起來相當老舊了，鏡面上也有幾道裂痕。

不過這些都不是能引起仁注意的東西，他所在意的是——

剛剛在鏡子面前的萊爾去哪了？

「萊爾？」

沒有聲音回應仁的呼喚。

但是鏡子的彼端，有個如同仁本身的黑一樣的影子若隱若現。

——不行！走！

——別看那面鏡子！

夢妖魔伸長自己的手——或者該說觸手——將仁抓離鏡子前，並強硬的將仁拉回迷霧中。

「等——」

自己的聲音被白色吞沒。

——那可是、那一位啊！

仁沒能理解夢妖魔的話。

但就在幾秒過後，他理解到他面前出現的是某個不屬於幽默谷的地方，也理解他身邊的夢妖魔為什麼這麼急躁了。

夢妖魔不能接受的看著面前的景色，感覺的出來他邊冒冷汗邊咬牙切齒的無力感。

仁還是沒有動搖。

因為他看見了個熟悉的背影。

「萊爾。」

05

「崔斯。」

聽見那個呼喚的時候大概是距離間在有段時間以前。

因為待在這種空間實在是讓我搞不懂時間到底是怎麼流逝了，所以我也只能這樣說啦。

看到山壁之後啊，那隻夢妖魔就沒動作了。我自己去調查鏡子，仁就在那邊一直夢妖魔夢妖魔的叫。

那面鏡子破破爛爛的，一看就知道是很古代的東西。

我盯著鏡面看，但除了裂痕以外好像也沒別的。

——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啊，那個呼喚和那個身影就出現了。

「崔斯。」

開什麼玩笑……

開什麼玩笑！

為什麼你會在——鏡子裡啊！

騙子！

「好久不見啊！」

消失……

消失！

像那個時候一樣消失！

不然的話……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我會沒辦法再說謊下去了……啊……

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

我是為了什麼……欺騙自己到現在啊……

06

醒來的時候就在那了。

自己是從何而來，或者更甚是從何誕生都是疑問。

但掙開雙眼的時候，那個身影就在那了。

不太記得細節到底是如何，不過本能似的變化了自己的型態。

或許是害怕也說不定，把面具戴了起來。

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總之我和他就是這樣邂逅的。

「謝啦，呼哇——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耶——」

在一切開始的那個草原上，他吹著風，佈滿傷痕的臉綻開一個燦爛的笑容。

「好險好險，要是在到學院前就掛了還當什麼保育家——」

我沒有在那之前的任何記憶，但不可思議的，我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知道關於我以外的其他事。保育家的定義、人的語言……還有自己是神奇寶貝的事等，我都知道。

但不知道自己在這之前是打哪來的。

「吶、你是誰的神奇寶貝嗎？」

我做出否定的答案。

「這樣啊，那要不要當我的夥伴？至少這樣可以確定有機會報答你嘛。而且你也傷痕累累的。」
那個時候我是回了什麼來著？

唉算了。

「啊對了，我幫你取個名字吧？」

「我想想喔……『崔斯』，怎麼樣？」

「叫就崔斯吧！嘻嘻！」

那人就像是太陽一樣。

在太陽下，不存在謊言。

07

「我最討厭謊話了。」

「討厭到了極點，甚至厭惡！」

第一次看到他大發雷霆的時候，是在依學院吩咐去對抗盜獵團的情況下。

往常的陽光像是發生了日蝕般只剩下黑漆漆的影子佈滿他的臉，可見他到底有多不爽。

我還真是給他嚇著了，平常我也會開些玩笑——好啦的確是在騙他，但他只會唸我幾句，還不曾這樣爆炸過呢。

——這是什麼意思？

明明知道，但是不能知道啊。

這樣就承認了我有多骯髒。

「你知不知道受你欺騙的那些神奇寶貝有多痛苦！」

「不管是人還是神奇寶貝，都沒有權利撒謊！」

「謊言只會帶來……悲傷啊！」

呵，你說的對。的確是給我帶來了很多這樣的礙事東西。

「崔斯！」

他喊了我的名字，我懂他是要我去解決——噢不對，他是很火大沒錯但是他只會要我打敗敵人，他不可能有幹掉啊之類的念頭的。

陽光可是潔淨的啊。

之後在他的盛怒下我們成功阻止了盜獵團的行動，並頂著星空往回到學院的路上踏出步伐。

我記得那天的星星很亮，但和他的心情可是成反比。

「吶，崔斯。」

「我啊……很討厭『謊』。」

我待在他的肩上，靜靜聽他說的話。雖然我再怎麼樣也沒辦法跟他說相同話就是了。

「謊言……是用淚水紡出的東西。」

「那麼悲傷的東西，我很不喜歡。」

「而且，這樣不是很空虛嗎？」

「人和人、神奇寶貝和神奇寶貝、人和神奇寶貝，如果之間是謊言的話，不就沒辦法碰觸到心了嗎？」

啊啊，的確，流不出來的眼淚就只能變成面具了吧。

所以面具的後面，大概是一堆心酸吧？騙你的啦。

「不過崔斯，至少我覺得，我和你的心是有碰觸到的喔！」

他向我看過來，我做了一個噁心的表情給他。

「啊哈哈！」

他咧開嘴笑，眯起眼睛又轉回前面。

我沒將我的視線移開。

剛剛他跟我講的話好像都是夢似的，現在這個笑著的他才是真實的。

他說謊言是用淚水織出來的。

那麼，不曾說過謊的他，到底是沒流過淚呢，還是淚水根本流光了呢？

啊啊，我也沒資格問。這個說謊的我，可是連眼淚都沒有呢。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崔斯的意思。

然後現在的我正在嘲笑那天自以為謊話連篇的自己。
那個叫謊話連篇？沒啦，只是真心話稍微含蓄了點。

08

拎唧、拎唧。
那前後翻轉，來回映照太陽光芒的銀色鐵片好似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那冷光照的我眼睛有點給他痛。

「終於……當上了哪！」
沒變過的笑容，那時也依然閃耀。他舉高鐵片，迎著太陽。
「啊，崔斯，也有你的喔！」
他把屬於我的鐵片拿到我面前甩了甩。那上面的幾個英文字母大概是我的名字。
「接下來我們就是正式的保育家搭檔了！一起加油吧！嘿嘿。」
那是真心話。他從不說謊的。
騙你的啦。

當上正式保育家後的他，帶著我在世界各地晃蕩——不對，是出差做任務。他沒有駐紮再哪個地方，一知道有需要幫助的人在等待就二話不說的前往。

他的笑容在面對那些人的時候總是溫煦無比。
四年一晃眼就過去了，偶爾我會突然有感而發的覺得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呢……
什麼的，到了那天就徹底崩壞碎裂了。

「崔斯。」
「這次的任務，有夠危險耶。」
他揮揮那個寫著任務的單子。
「北邊有動亂，要去支援。」
「所以，要上戰場。」

去你的戰場。

「唉唷，不要那個表情啦。」
「我們之前不也經過很多危險，都安然度過了嗎？」
「沒問題啦！有崔斯在啊！」
「……嗯？好啊，來約定吧！」
「軍牌，不會用的。」

09

那是出戰前的一個小插曲。

他聽出戰前最後的報告去了，我跟一些後勤人員一起待著。

他們正在整理一些資源，像是繃帶、藥物之類的。

我聽到了。

「.....了嗎？」

「好.....已經.....問題。」

「藥.....掉包.....可以了。」

「.....止痛.....最強。」

後方倉庫。我方人員的聲音。問題是對話不太對、非常不對。

我往那邊望去，有兩個鬼鬼祟祟的身影，手中的是——對上戰場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隨身藥品。真是該死啊。

我到其他沒事的後勤人員旁邊，再指指那個倉庫，他們立刻會意，前去揪出暗中的那兩人。

「你們在做什麼！」

「竟然在對資源動手！」

「間諜！」

接下來就沒我的事了。

不過.....是止痛藥啊，等等提醒一下他吧。

「崔斯，別再開玩笑啦——我的戰友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呢！嘻嘻！」

10

都是我.....

都是我.....

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崔斯、小心！」

剛才的呼喚還在耳畔盤旋，久久揮之不去。

畫面也在瞳底像退不去的浪潮般一直湧上，既非真實，也捉不著，但就是不斷席捲而來。

我被推開了，他還站在那裡。

他纖細的身子著實吃了一記來自神奇寶貝的攻擊。

那時有點被暴動的情感沖昏頭了所以不太清楚，但我大概是把對方幹掉了，現在才能在這裡。

這裡是暫時的休息營。

除了我和他之外，尚有幾位也受傷的戰友在。不過論傷勢的話，他肯定是最嚴重的一個。

他現在還是在笑，在我面前。

但同時不可忽視的，他的一隻手覆在傷口上。血渲染了他的衣、他的手還有我的視線。

「呼啊——痛死了……」

「嗯？崔斯你不要一臉快哭出來嘛，啊雖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眼淚？」

「啊哈哈，我剛剛有吃過止痛藥了，等等就不會痛啦。」

……喂。

喂喂……等一下啊。

……止痛藥？

那東西被動手腳了吧？

「嗯？怎麼了？唉呀，我的戰友給我的止痛藥很有效的啦，別擔心。」

不對，不行啊……

這裡沒有知道的人能警告他……

真火大！

「話說，真希望能快點結束呢。」

該死。

該死。

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

對那藥動手腳的欺騙別人的傢伙！該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的神情變的稍微有點疲累。

掛在嘴角的血痕沒有被抹去，凸顯出他的皮膚因失血而蒼白。

他歛起雙眼，比起以往的明亮，現在多了層朦朧感。

「崔斯，你聽我說，結束後啊，我有好多事想做呢。」

「上個月的薪水我還沒收到耶，總之要先去討債。」

「之後再去旅行、去幫助更多的人……」

「想到他們的笑容就覺得很溫暖哪，一定要守護住那些笑容。」

問題是我現在連你那比太陽還耀眼和煦的笑都守護不住啊！

「不會讓那些笑容被戰爭啊、謊言啊這些悲傷的東西淹沒的。」

說這些有什麼——謊？

「不過，有點想睡呢……」

啊啊，對。他為什麼會把藥吃下去呢？

「呀呀，崔斯，別一臉自責嘛。」

「我們是夥伴哪。」

該死的應該是——

「……保護住你我很高興。」

該死應該是這個說謊的我，害他被攻擊的我啊。

「能保護住你，我死了也不後悔……」

唉，好吵。

腦內的雜音淹沒了他最後的聲音。

他染血的唇還是掛著微笑，但皮膚白了。
眼皮輕垂，掩蓋住他失去光亮的雙眸。

太陽隕落。

11

這世界真是太噁了。
我在看到他的戰友告訴我他的死訊的時候只有這個感想。
害死他的人是間諜，是說謊的虛偽傢伙。
至於他，也是。
唉，這個世界真的好醜陋啊。

就連絕對不會說謊的傢伙都這樣，肯定是沒救了吧。
我只能用謊言來保護自己了。

參加說謊者的葬禮實在是很沒意義，趕快過去啊。
快些結束吧，我要離開這個噁心的場所。
到太陽無法灑落的地方。

「軍牌，不會用的。」

12

「萊爾。」

仁在那無法見到陽光的地方瞧見了屬於百變怪的身影。
見到萊爾沒事讓仁慶幸的呼出一口氣，雖然極不明顯就是了。
可惜的事，萊爾像是沒聽到仁的呼喚一般，仍然背對他。
仁想大概是這裡的霧太多、太濃了所以影響了吧，畢竟現在的狀況可是連自己有沒有立足之地都成了疑問。

仁向萊爾走近，與此同時，某個離萊爾有一段距離的地方顯現出一大一小的影子。
等到仁到達萊爾背後，他看清楚那兩個影子屬於誰。

「……騎拉帝納。」

反轉世界的主宰者。

這有點糟，雖然說因為這霧讓仁覺得這就算是世界的反測也很合理，但如果真的是的話那他的打工任務可就完了。

該怎麼辦呢……正當仁這樣想的時候，陌生卻讓他感到格外熟悉的聲音像拋入天際的鋼絲一樣劃破了他的思緒。

「你這騙子！」

仁往聲音的來源望過去，似乎是看不見表情的萊爾。

大概是因為這個空間的關係仁覺得這沒什麼好驚訝的。

不過騙子是——誰來著？不是他自己啊？

——不，是剛剛那個小的影子嗎？站在騎拉帝納前面的……人。

那人留著黑髮，有一雙漂亮的藍眼。

不過那藍有些詭異，比起說是「藍」，更像是映照著湖水波光的水銀藍色。

那藍感覺在晃動，像漣漪般的。

那人在笑，笑的感覺像是這空間裡唯一有溫度的東西。

「啊哈哈……沒辦法反駁呢……」

但歉意和無奈也在那抹笑容蔓延。

「給我消失！」

「……你真的是這麼希望的嗎？」

他抿起唇，嘴角上揚。

他走向萊爾，仁沒有阻止，只不過視線一直沒從那人身上移開。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的話，我會消失的。」

在萊爾面前停步，他蹲下身來，用說故事般的語調緩緩道出。

「你知道嗎？這裡是反轉世界，也就是死後的世界。」

「反轉世界是充滿著各式各樣的靈魂的，但是這裡只有我一個。」

「為什麼？就是你嘛，你在鏡子裡面看到騎拉帝納後就覺得可以看到我，然後那個呼喚就響遍了。」

「所以啦，我只能拉著騎拉帝納帶我來了。」

聽起來有點事不關己。

仁好像能聽到萊爾咬牙切齒的聲音，可是對面前這人卻毫無影響。

「說……謊……」

「唉唉？沒有啦，不然你看！」

那人指指自己的眼睛。

「我的眼睛本來是黑色的不是嗎？這個藍色是通過送葬之泉時映照出來的顏色喔，這就是證明。」

「說……謊。」

「呃？所以說我——」

「說謊。」

那人的笑容僵住了。

下一秒，迷霧裡出現了白色之外的東西。

說謊 消失 死
不要 都是我 救命

你在哪裡 騙子
好冷 想見你
想見 好痛苦 謊
都是我 想見 你
太陽 想見你 想見
想見 想見你 想見

破碎的詞語在混沌的光團中浮現，這陣聲音是傳入了耳裡還是自心底響起並不得而知，就連其本身到底是否能被聽見都構成了懷疑。

「吶，想見你啊。」

似有若無，是聲音或者是如光芒一般的波動，打入意識內。

雖然無法知曉其本體，但卻理解了。

「想見你啊。」

「真實」的呼喚，一直沒有斷掉。

不知何時，那兒佇立的除了黑髮的那人外，還出現了一名身披緋色斗篷的人。

斗篷和同為緋色的瀏海遮住了其樣貌，不管是身體還是臉。

那是萊爾，又或許該說是思念所構築成的姿態呢？

雖然化成了人形，但心裡面最深處仍是同一個意志。

「想見……你啊……」

哽咽的話語自萊爾的嘴吐出。

「我也想見你哪……」

那人笑著伸出了手，卻沒有碰觸到萊爾，只是顫抖著。

晶瑩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自臉龐和臉龐落下。

屬於那人，屬於百變怪的思念。

「但是不能說謊啊、這件事是真實。」

「關於我已經死的事啊。」

仁和騎拉帝納一直沒有發言。

他們雙雙沉默凝視著那人與百變怪的化身。

他們也注意到了彼此。

仁向夢妖魔示意了一下，並繞過那人與萊爾，來到騎拉帝納面前。

「鏡子裡的是，萊爾的過去嗎？」

輕聲問道。

在夢妖魔拉走他的時候到看見萊爾前的幾秒鐘，仁在混亂中看見了破碎的鏡子，雖然只有幾秒，但墨黑的眸映出了所有詐欺師的記憶。

騎拉帝納的紅眼看著仁，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

「……如果是的話，我很感謝。」

「不管是讓我看見了，還是讓那個人出現。」

仁的神情和聲音染上不常見的哀傷。

「……謊言，真的是淚水紡出的呢。」

詐欺師流不出的淚水，化為了面具。

騎拉帝納閉起眼，作為認同。

14

那雙屬於死者的手捧起斗篷人的臉，拇指不捨的抹去壓抑太久而崩潰的淚滴。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兩者向彼此發出的道歉聲，像煙絲絲縷縷，無力、無奈、不可視的，纏繞在身邊。

聲音的線也纏到仁的身上，仁沒有拒絕、沒有接受，這不是給他的話，而沒有感情的他也不會給予線任何影響。

「吶，我是來履行約定的。」

「軍牌，我可沒用到喔。」

淚痕猶在，笑靨猶在，那人收回了手。

「少……少開玩笑了！你、你的軍牌可是在我身上！」

萊爾聞言，自斗篷裡伸出纖細的手，刻著誰的名字的銀色鐵片靜靜躺在上面。

那人一見，大笑，接著拿出另外一個閃著冷光的東西，放到上面。

「我說的軍牌，是你的軍牌。」

「我的命本來就是你救回來的，現在還給你。」

「你活著太好了。」

「崔斯(Truth)。」

那人在詐欺師的額上輕烙下一吻。

15

「你是崔斯現在的夥伴嗎？」

白霧中，詐欺師的哭泣聲響徹。

那人在吻別後任由詐欺師在原地懊悔、號哭。

那人來到仁面前。

對於那人的問題，仁以點頭回應。

「這樣子啊，謝謝，謝謝你願意接受那樣子的崔斯。」

「……沒有的事。」

「時間差不多了呢……光靠古鏡的話，騎拉帝納也沒辦法維持太久。問題只有幾個，讓我問問吧。」

「好的。」

「你……也是想成為保育家啊？」

「……是的。」

「嘿嘿，很好啊——只是，用那種心來成為的話，是不行的啊。對於真摯的相信你的神奇寶貝，是不公平的啊。」

那人指向仁的胸口。仁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很抱歉……我不太會那些事情。」

「……嘻，崔斯願意跟著的人果然是很不錯的人啊。沒問題的，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這毫無根據的發言引來仁的困惑，那人卻沒退去信任的笑。

「證據就是——你跟我是一樣的。」

騎拉帝納低吼了一聲。

「啊、抱歉抱歉，沒辦法再說了。」

那人抓抓凌亂的黑髮，語氣帶著虧欠，仁則表示理解。

「那最後讓我問問吧，你叫什麼名字？」

「——仁(じん)。」

聽見後，那人有些驚訝的眨了眨眼，又爆出笑聲。

「啊哈哈哈哈哈！很棒的名字啊！」

語畢，他旋身往騎拉帝納走去。濃霧漸漸掩蓋住两者的身影，只見在視線被吞沒之前，那人又轉頭。

「崔斯就拜託你了。在此……永別。」

「還有，我的名字是——『 』。」

一下子景色轉回成一切初始之地——鑲著古鏡的岩壁前。

仁的意識回覆時，看見萊爾以百變怪的姿態在岩壁前沒有動靜，但想見他現在應該還未能平復情緒吧。

仁打算先不去吵萊爾，於是轉向夢妖魔。

「抱歉拖累你了。」

夢妖魔搖搖頭，給仁一個理解、祝賀的微笑。

「既然霧沒這麼濃了那我應該可以自己找到路出去，你先回去吧。」

夢妖魔點點頭，他知道該留時間給這對拍檔獨處，便就此離去。

「萊爾？」

「……還是，崔斯？」

不管用哪個名字呼喚，百變怪都沒有回應。

「……」

仁走到他旁邊，見到他面前有兩個銀色鐵片。

「……軍牌？」

這是誰和誰的軍牌不言而喻，仁將視線放到百變怪身上。

「你還是，不能釋懷，對嗎？」

百變怪稍微向前彎了身軀，以示肯定的回應。

仁見狀伸手去將軍牌撿起來，並蹲在百變怪旁邊，發聲安撫。

「我沒有辦法體會那種感覺……但是就這樣否定他認為正確的事，好嗎？」

對於他救了你的事。

百變怪聽了，緩緩轉過身來。

——啊啊，他那個騙子所做的事，我怎麼可能原諒。

——什麼的，騙你的啦，仁。

熟悉的危險笑容浮現，仁看見後心中懸著的大石也跟著放下。

詐欺師依然是詐欺師。

但這次仁被騙的徹底，因為那不是謊言了。

「被你騙到了呢，詐欺師萊爾(Liar)。 」

仁起身，萊爾也順著他的手跳到他的肩膀上。

任務已經結束了，去回報吧。途中這場另外一個世界的奇遇仁選擇藏在心裡，見過騎拉帝納什麼的啊說出來感覺會很轟動。

不過說起來，真的是很感謝騎拉帝納哪。

祂願意將那人帶來……雖然說他強硬的出現是把夢妖魔嚇壞了。

古鏡……或許是很久以前，古堡內的誰為了再見誰一面才設置的也說不定。

而騎拉帝納也或許是想讓那些分隔兩處、情怨未了的誰與誰相見才顯現在鏡子裡吧。

啊，對了。

仁還是不太懂那人在最後跟他講的話。

「你跟我是一樣的」……是什麼意思？

仁把手中的兩個軍牌順手拿起來端詳，希望能透過軍牌聯想到。

鈴啾、鈴啾。

銀色的鐵片好似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仁看見了上面的名字，笑了、理解了。

那上寫著崔斯(Truth)和……

湛(じん)。

2014/02/22 7435字